

田野语音学

罗安源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田野詩集

丁丑年



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丛书

田野语音学

罗安源 编 著

胡振华 丁文楼 审 订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李 飞
封面设计 秀 琴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田野语音学/罗安源编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0.4

ISBN 7-81056-163-4

I. 田... II. 罗... III. 汉语—语音—研究

IV.H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5453 号

田野语音学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白石桥路 27 号 邮编: 100081

国际互联网址: <http://cunlp.com.cn>

电子邮件 (E-mail): nckpm@public.bta.net.cn

电话: 68472815 68932751 传真: 68932447

印 刷 者: 中央民族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 字数:190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1056-163-4/H·43

印 数: 01-2000 册

定 价: 15.00 元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内 容 简 介

本书命名为《田野语音学》，是专门为解决加强语文工作者基本功训练的任务而编写的。

全书共分为 13 章：1. 田野工作中的语音学，2. 发音的器官，3. 元音音区的划分，4. 元音的音值，5. 声调性质的分析，6. 辅音性质的分析，7. 一般语言和方言音位系统求问法，8. 汉语方言音系的特殊求问法，9. 语音单位的划分与结合，10. 词语的收集，11. 语法材料的收集，12. 词汇简表，13. 记音样品。

本书从头到尾，围绕语言和方言田野工作的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基本方法，精心编排，精心写作。既考虑到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调查研究工作的需要，又考虑到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工作的需要。既考虑到知识传授的准确性，又考虑到训练过程的可操作性。既考虑到基本训练的系统性，又考虑到相应信息的全面性。

本书还提供了教学大纲一份，就如何安排教学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一书在手，有关理论、方法，资料齐全。应用本书循章进行教学，无论教师或学生，都会得心应手，功到即成。

前 记

如何加强基本功的训练，是任何一个学科都必须重视的问题。然则语言学这个学科的基本功是什么？语言学这个学科的基本功应当有两手，一手是应该熟悉所要研究的具体语言和方言，一手是应该熟悉研究各种语言和方言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基本技能。试想一下，假如缺乏对具体语言和方言的真切语感，缺少分析、归纳、比较各式各样语言现象的过硬功底，无论研究什么样的语言和方言，一不能听，二不能说，三不能记录，四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那又怎么能做出语言研究的实际贡献呢？我根据前辈学者和同辈学友的论著和体验，结合自己的心得，撰写了这本讲语言和方言田野工作基本训练的书。为了强调语音学在语言和方言田野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就名之曰《田野语音学》。感谢美国朋友电脑语言学家叶典良（Daniel Edwards）教授建议用《The Field Phonetics》作为本书的英文译名。

本书完稿之时，忽闻业师马学良教授仙逝，谨捧书敬祭，藉以志哀。

马学良先生一贯倡导加强语言学基本功的训练。马先生的第一位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学生胡振华教授继承马先生的优良作风，坚持对学生进行过硬的基本功训练。无论硕士生还是博士生，无论原先学的是什么专业，一到胡先生的门下，都必须重新过基本功训练这一关。近几年我受胡先生的委托，先后为他的几位博士生讲授语言研究理论与方法。本书中的主要内容，曾经向

五届博士生米娜瓦尔、丁宏、黄中祥、海峰、苗东霞等讲授过。但愿今后用这本书做参考，能够帮助更多的青年朋友少花一些时间，多得一点实效。

行将出书之际，仍然有两句老话要说，一是感谢前辈学者给后人留下了那么多那么好的精神财富，二是希望年轻学者努力继承前辈学者的成果，并加以发扬光大。本书所用参考论著，已一一列出，谨向各位作者致谢，至于说我的书有写得不好的地方，就恳请大家指正。

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名誉理事长王均教授欣然为本书赐序，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将本书纳入研究会丛书，研究会顾问胡振华教授和研究会理事长丁文楼教授担任本书的审订工作，李飞、哈敬军、张铁山、李绍尼、黄中祥等同志为本书的出版多所操劳，使本书大为增色。

家人王瑞兰、罗暘、戴国不断予以协助，谨此铭记。

罗安源

一九九九年清明节

于北京西郊法华寺靖园

序 言

罗安源教授自 50 年代中期从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毕业后，就留校任教，并先后在汉语系和研究生部兼负领导工作。他对苗语有深入研究，同时也对讲授语音学和汉语语法有丰富的经验，先后出版过《现代湘西苗语语法》、《简明实用语音学》、《简明现代汉语语法》等著作。他的授课和编写讲义有个特点，就是简明实用，有针对性，既注意知识面的全面系统，又注意培训知能的可操作性，力求使受教育者便于掌握，这是他的长处。最近，他又完成了新著《田野语音学》，稿成拿来校样，让我读后写几句话。

其实，他本人在“前记”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本书是为解决加强语文工作者基本功训练的任务而编写的。他说：“语言学这个学科的基本功应当有两手，一手是应该熟悉所研究的具体语言和方言，一手是应该熟悉研究各种语言和方言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基本技能。……我根据前辈学者和同辈学者的论著和体验，结合自己的心得，撰写了这本讲语言和方言田野工作基本训练的书，为了强调语音学在语言和方言田野工作中的作用，就名之曰‘田野语音学’。”“但愿今后用这本书做参考，能够帮助更多的青年朋友少花一些时间，多得一些实效。”这就目的性很明确了，我想它会受到欢迎的。

罗先生不愧为从教数十年的老手，在全篇之末，他给你来一个“《田野语音学》教学大纲”，告诉你如何使用这本书：教学任务、课时安排、教学方式、执行计划、教学步骤，他全给你做了具体的安排。虽然只是一个建议，这是他多年经验的总结，是值得参考的。在教学中能否做适当的调整呢？我想是可以的，总之是力求取得更好的效果。

我的体会，作者本意，一来让你知道语音学里共有哪些音标

可以使用，对它们做了简明扼要的描写，使学习者能够掌握；然后，从语音学的严式记音进入音位系统的归纳整理。还兼顾到词汇和语法材料的收集。汉语方面，我国从 30 年代起，就有了一套兼顾历史音变的方言调查字表，经过 50 年代的修订，有了语言所编的字表和简表以及说明调查和整理方法的调查手册等，为汉语方言的调查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对于非汉语的调查也有参考价值。本书又参照国外后出的调查手册，结合已知的语言和方言特点，做了重点简要的指点，是可取的。实际上，少数民族的语音记录还得通过词汇来收集，各民族社会风习、生产生活、历史传统等不同，反映在词汇上当然各有特点，所以本书既介绍了国际流行的《方言调查手册》的类目，又介绍了我国传统的、较具体的分类词汇，虽然在调查中还可以依据实地情况随时增订，但是有此两表，又有汉语方言调查方法可资借鉴，对于读者是有方便的。还有一点值得称道的，是在第十章中，特别提出收集词语的时候“千万不要‘以己度人’”，这确是经验之谈。其中第二节“有关词语收集的问题”，举例给了许多很好的提示。关于语法材料的收集整理，本来是要靠长篇材料的分析，本书第十一章中提到了。书中收了 132 个句子，可以先了解基本句型，指点了整理语法的方法，分量不多，“田野语音学”也就只能说那么多了。本书还收了多种语言和方言记音样品，尽管有些语言我们很生疏，也足以开阔我们的眼界。

不久以前，我刚怀着喜悦的心情读了陈其光教授的新著《语言调查》，现在又高兴地读到罗安源教授的《田野语音学》，两本书都很精彩！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先后连续给我们提供这两本语言调查的好书，真是使人高兴！这算是我的一点小小的感想。



1999/05/31

《田野语音学》目录

第一章 绪 论

- 第一节 掌握语音学是语言和方言田野工作的基本功 (1)
- 第二节 耳听、口学、手记是基本功的核心 (2)
- 第三节 最通用的记音工具是国际音标 (4)
- 第四节 语音形成的基础 (7)
- 第五节 人是怎样感知声音的 (11)
- 第六节 自觉培养审辨语音的能力 (12)

第二章 发音器官

- 第一节 人类发音器官的形成 (14)
- 第二节 其他动物发音器官的缺陷 (15)
- 第三节 人类发音器官的优越性 (17)
- 第四节 人类发音器官剖析 (18)

第三章 元音音区的划分

- 第一节 元音在听觉上的特点 (26)
- 第二节 元音的构成条件 (27)
- 第三节 舌面元音区域 (30)
- 第四节 舌尖元音区域 (36)

第四章 元音的音值

- 第一节 舌面元音的音值 (37)
- 第二节 舌尖元音的音值 (52)
- 第三节 元音的伴随作用 (54)
- 第四节 元音的分类 (56)

第五章 声调性质的分析

- 第一节 声调的表示法 (58)
- 第二节 音高的相对性 (60)
- 第三节 基本调型 (61)
- 第四节 调类与调值的关系 (63)
- 第五节 调类分合与调值变化 (64)
- 第六节 记录声调的步骤 (67)
- 第七节 有关记录声调的问题 (70)

第六章 辅音性质的分析

- 第一节 辅音的成音过程与听觉特点 (74)
- 第二节 辅音的构成条件 (76)
- 第三节 辅音的分类与辅音的性质 (82)
- 第四节 辅音的伴随作用 (84)
- 第五节 国际音标用法举例 (86)

第七章 一般语言和方言音位系统求问法

- 第一节 音位的存在 (95)
- 第二节 音位变体的出现 (98)
- 第三节 归纳音位的步骤 (100)
- 第四节 归纳音位的原则性与灵活性 (101)

第八章 汉语方言音系的特殊求问法

- 第一节 利用“声调例字”求声调 (106)
- 第二节 利用“声母例字”求声母 (112)
- 第三节 利用“韵母例字”求韵母 (119)
- 第四节 利用“音系基础字”求音系 (123)

第九章 语音单位的划分与结合

- 第一节 音素与音位 (127)
- 第二节 复辅音 (128)
- 第三节 复元音 (130)

第四节	音节 (130)
第五节	声母与韵母、音节与汉字 (132)
第六节	声韵调的配合关系 (134)
第十章	词语的收集
第一节	准备词语表 (136)
第二节	有关词语收集的问题 (142)
第三节	词语的注释与编排 (147)
第十一章	语法材料的收集
第一节	按句式收集句子 (155)
第二节	从成篇语料中识别语法现象 (162)
第十二章	词汇简表
第一节	发音合作人的背景 (168)
第二节	分类词汇 (169)
第十三章	记音样品
第一节	材料来源 (201)
第二节	记音脚本 (202)
第三节	中国语言和方言记音 (204)
第四节	外国语言和方言记音 (237)
教学大纲 (257)	
参考论著 (259)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掌握语音学是语言和方言田野工作的基本功

谈到语音，首先要分清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人类能够发出的音”。一个是“人类语言中所用的音”。人类嘴里能够发出的音可以说是无限的，而人类语言中所用的音却是不多的。人类嘴里发出的某些音，比如，打哈哈、打喷嚏、打呼噜、伸懒腰、哭鼻子、唉声叹气、惊慌呼号、病痛呻吟等等，如果不构成词语（如感叹词之类），而只是纯粹的声音发出，那就不能算为“语言的音”。人类用嘴模仿自然界的音、其他动物的音以及一切物体的声音，如果不构成词语（如拟声词之类），而只是纯粹的声音摹拟，也都不能算“语言的音”。只有那些能够构成语言的词语的音，才算是语音。

笼统地说，语音学的研究对象，只限于人类语言中所用的构成词语的音。从不同的角度和目的研究语音，就有不同的语音学，因此语音学又有很多分支。如果只从语音学所用的手段来看，大致可以分为这样三种语音学：

一种是“发音语音学”，主要是根据发音器官的动作来描写语音。

一种是“声学语音学”主要是根据音响性质来描写语音。

一种是“实验语音学”，主要是用生理学、物理学、心理学

的方法，来测定语音的生理性能、物理性能和人类感知声音时的特点。

还有一种语音学，我们称之为“田野语音学”，也就是语言和方言田野工作中所要用的语音学。田野语音学以发音语音学的手段为主，结合声学语音学和实验语音学的某些手段，特别是用“耳听手记”的办法，来记录、描写语言中所用的各式各样的音。掌握田野语音学，是语言和方言田野工作中最重要的基本功，没有受过田野语音学的严格训练，就要做语言和方言的田野工作，那无异于盲人骑瞎马，必然无所适从。而不会做语言和方言的田野工作，就要做语言学或与语言学有关的研究，肯定难以登堂入室。

马学良先生（1913-1999）曾多次强调指出，“……必须打好语音学基础，要通过语音训练这一关。”但是，“掌握语音很难，要花时间，下功夫。”马先生还说，应该上好语言调查课，“无论研究具体语言还是研究语言理论，首先要打好语音学基础，否则很难取得成就。”（见《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马学良教授谈民族语言研究基本功”）

不管你进行语言和方言田野工作的目的是什么，研究语言本身也好，研究文字也好，研究文学也好，研究文献也好，研究民族学也好，研究民族史也好，只要牵涉到各民族的语言和方言，都应该具有田野语音学的深厚功底。

第二节 耳听、口学、手记是基本功的核心

基本功的核心是严格的听音、学音和记音的训练。语音学前辈罗常培先生说过，语音学实际上是“口耳之学”。这个说法确实很形象。我们不妨说，语言和方言的田野工作是“耳听、口学、手记之学”。“耳听”就是“听音”，“口学”就是“学音”，“手

记”就是“记音”。当然，“手记”既可以用笔来记，也可以用当代最先进的电脑来记。不过，限于我们目前的条件，恐怕离不开用笔来记的办法。

听语音的能力，或者叫做审辨语音的能力，就是运用语音学知识分析语音的能力。听语音的能力是人类独具的一种能力。人类以外的动物虽然也能辨别极其有限的声音，但是它们绝对没有审辨语音的能力，因为其他的动物没有由语音、词汇、语法、语义构成的语言。

乍看起来，鹦鹉可以向人类“学舌”，马牛羊鸡犬豕也可以对人类的一些声音做出“应答”。实际上，动物的那些能力都是通过反复训练之后，所形成的“获得性能力”，是所谓条件反射的结果，并非它们有审辨人类语音的本能。

每一个正常的人都具有一定的审辨语音的能力，起码具有对他自己的母语或母方言的语音的敏感。也有不少的人，对自己母语或母方言以外的语言或方言感兴趣，这些人审辨语音的能力就要强一些。不过，应当承认，没有受过审音训练的人，其审辨语音的能力是不自觉的。他们往往只能分辨一部分语音，而不能分辨所有的语音。即使能够感受到某些音之间有所不同，也只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印象，而不能准确说明其中的原因。只有经过严格的语音学训练的人，才有可能获得精到的、高超的审辨语音的能力。老一辈的语言学家都具有惊人的听音、辨音、发音的才能。赵元任先生不是广州人，他到广州调查，只过三天就会说广州话。他自己驾车到欧洲旅游，所到之处的语言或方言，没多久就能说出来。张琨先生不是四川人，他到四川调查，第二天就用四川话与当地交谈，当地人还以为他就是四川人。他们具有的审辨语音的能力，并不完全是天生的，而是与他们严谨的治学精神分不开的。

语言和方言调查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听得准、学得像、

记得对”。如果你去进行某个语言或方言的田野工作，到那里一听得不准、二学得不像、三记得不对，那么，你拿回来的材料就会一问三不知，岂不是徒劳往返，废纸一堆吗？因此，“听音能力”是“学音能力”的基础，听音、学音能力是“记音能力”的基础。会听音、会学音、会记音，这就是田野语音学的基本功。

第三节 最通用的记音工具是国际音标

一、现成的各种文字都难以完成记音的任务

语言研究和语言教学的要求越来越精密，首先就要求语音的描写要十分准确。语言学家面临着两方面的情况，一种情况是，世界上有一部分民族有自己的语言，也有与本民族语言相匹配的文字，包括传统的文字和新创的文字。另一种情况是，一部分民族虽然有自己的语言，但是没有与本民族语言相匹配的文字。两种情况引出两个问题：有文字的语言其文字记录语言的效果如何？没有文字的语言又如何记录为好？

现有的各种文字，基本上分为两类，一类是表音的文字，一类是表意的文字。表音文字又分为两种，一种是音素文字，另一种是音节文字。采用音素文字的初衷是用一个符号代表一个音素。但是语言是发展变化的，其中语音的发展变化很显著。文字一旦制定，就有很强的稳定性。即使要调整，也只是正字法的个别条例的修改。时间久了，古代本是表音的文字（姑且不论当时文字制订者的审音能力如何），也就不能完全记录现代的语音了。为什么现代英语的 write（写）和 right（正确、权利）的读音完全相同，而写法不相同呢？为什么 lead（带引）和 lead（铅）的写法完全相同，而读音不同呢？为什么“到、道”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读音相同，而在古代汉语中读音不同呢？道理就在于文字相对稳固，而语音在不断变化。这种实例举不胜举。那些表音

节的文字，用一个符号代表一个音节，文字跟语音之间存在的距离就更为明显了。至于表意的文字，本来就不表音，当然是无法拿它们来记音的。

二、没有文字的语言不能拿现成的文字来记音

世界上还有很多语言没有文字。这些语言都有自己的语音系统，如果拿现成的文字去记录它们的语音，肯定是记不准的。道理很简单，因为现成的文字本来就不是为这些语言设计的。现成的各种文字所用的符号加在一起，也是很有限的。即使是同一种体系的字母，在不同语言的文字之中的读音也是不相同的。英文的 v 和法文的 v，在德文中念 f。英文的 sh、法文的 ch、德文的 sch 念出来是同一个音。如果拿这些文字去记录没有文字的语言，其中的麻烦、混乱是可想而知的。现成的表音文字记录没有文字的语言都不行，拿现成的表意文字去记录没有文字的语言，那更是隔靴搔痒了。

三、国际音标应运而生

文字跟语音的脱节，给语言的教学和研究带来很大的麻烦。要研究没有文字的语言，就必须将这些语言记录下来。世界上既没有哪一种语言能够代表世界各民族语言中所有的音，也没有哪一种现成的文字能够记录世界各民族语言中所有的音，这就使语言工作者萌发了采用一种通用音标的设想。在国际音标问世以前，在 18 世纪中叶，外国有的学者根据发音部位的动作，创制了一种“器官的字母”。有的学者根据发音的部位和口腔的开合度，创制了一种“非字母式音标”。我国学者也为此付出过很多心血，刘复先生于 1927 年创制了一种“图式音标”。黎锦熙先生于 1929 年用汉语“注音字母”及其变体，创制了一种“注音字母式音标”。这几位创制的音标，或者像古代的象形文字，或者像复杂的数学公式，或者像成串的化学符号，或者囿于一种特殊的字体，因此，都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